涇野先生文集

予以為言行合一不但講學為然而作人品尤當從為第一義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

墓誌銘四

鄉進士程惟信墓誌銘

自予至南都講曾氏之學以求入孔氏之道學者多惡其苦也歙人程惟信然與其兄惟時默能相信焉己丑之夏惟信至鷲峯東所曰世之講學者言或出事物之表行或滯塵俗之中以然論之學惟言行合一之美乎予嘆以為知本當是時進賢章詔桂陽范永宇解州王光祖嚴州柳本泰休寧胡大器皆在也

瀉弘肘的談粉椎風品之近高者

無不以惟信爲明且勇焉今壬辰春惟信兄弟會試
又不第予方以禮書屬之編未幾聞惟信于五月望
日卒于浙江崇德之東鄙甚悼痛焉先是惟時心動
南馳適與惟信柩偕至于家旣痊殯來見相對悲甚
曰惟信知慧過默又能輔默不逮默所欲爲者皆先
能爲之默視惟信常以爲心今背棄去眞心亡矣默
豈至手足痛哉默父侍御岑山先生母方夫人生默
及惟信二人獨惟信發顓異三歲隨任之京師輙能
拜跪如禮比十歲從方先生肄學披卷日記千言東

白張先生過試深奇之時同學李劉二生相聚言志李生曰惟西涯公是冀劉生曰惟晦菴公是冀次二公時相也惟信曰然志不在今人所冀者程次公耶他日岑山先生獨坐默偕之過庭先生曰坐如尸便是學惟信對曰立如齋當亦是學也先生又曰學聖學也當自持敬始惟信是時已有所警悟矣年十二受小戴禮于月峯洪先生即能從陳傳立說得其旨授丙寅歲岑山先生廵按浙江歿惟信哀毀執禮且佐默議喪禮凡哭踊虞祥必則古昔擯去浮屠不用

纔十三歲耳。庚午入徽州府學，又師事鳳峯史先生，教以篤實之學，自是日有所進。初岑山先生在弘治間嘗論　奏九庫事，歿後三年，適宦璫用事，謂折公帑，當全家赶徙海南，家人大小震驚，惟時方十五，鎮定不動，未幾事亦寢。丙子歲年二十三歲矣，舉應天禮記經元，丁丑下第，一病幾殆，至浙尚未醒，見默馳視至，病遂瘳。庚寅再下第，遂渡錢塘，循禹穴，遡越江，直至慈湖之陽，詣先人蓋棺之所，設奠大慟，慈人感泣。歸遂語默，議建岑山書院，以服先志，且曰伊洛倡

即此數議俱見經濟

學程世世有人伊洛之道定性爲物遂以名齋求記門擔然每會試輙與默料理運道謂非過沿海開種可以獲粟中州荒陂蓄水可以灌田聞次空曠徙民可以實漕通州近京開河可以省車其後可開通濟卒如其議其用世之學又如此今亡矣則默之所痛者又豈啻手足者哉且無壽以永年無嗣以永世無功業以永名無多文章以永言天乃奪吾惟信使賚志以去則默之所痛者又豈啻手足者哉嗚呼惟時之痛固不止于手足則予之爲斯學之痛也又豈遊

從者乎惟信號晴溪其卒之年距生弘治甲寅十月十六日得年三十有九歲初聘黃氏閩岑山先生言事之難悴死繼配曹氏都御史南峯公之次女然無子惟時以其第三子應會與立後焉女一尚幼側室管氏出惟信之祖諱祚號清溪居士封監察御史曾祖諱瑞高祖諱良世傳蓋伊洛程氏之派也是則不可無銘銘曰

爾見甚卓爾論亦確宜爲國棟梁爾材伊碩尤躭斯學邂逅江東相知匪薄謂爾克終云胡不作宜爾有九言及淚落人誰不死爾可無怍銘

誤日加非能到

玆貞石宴宴冥漠、

明崑崙處士張子言墓誌銘

嗟乎吾張子言乃止於此耶子言之病予適從南來子言兩使人問予予謂子言小疾遂緩問比往子言已盖棺七日當其終實嘉靖乙未十二月十日也予痛哭而歸於是其友曲沃李季和燕山沈元明福州謝道安諸君爲之經紀其後事李杭州士行者燕之耆宿亦子言之忘年友也爲狀其行實註元明以問銘予當倥偬中而元明數及予門悲慘懇切予嘆曰

此便超脫識見人頭恐難破彼

予久知吾子言今顧不能如元明耶初正德戊巳間子言與華容孫世其謁予於宣武門東予睇其器宇聞其詞說即訝其非尋常士越數日乃撰擬子七篇以獻予覽之曰子有荀況賈誼才力惜不自文中子出耳子若登甲科當以文章鳴盛時也他日順天大比試諸士令各負卓凳以進而跪聽題子言使家負至府門且進揮其卓曰即使詩登進士科為清要官詩亦不能為也遂罷棄舉子業不務遊情高尚於是博藝六經兼覽司馬子長班孟堅群史皆能擬其英

含英咀華馮軾荀曾其系緒也蓋嚴士白眉乎

華採其旨要著為文詞亦復爾爾而其作賦撰詩意出言表依稀乎入曹植之室而升蘇武之堂矣謂范曄晉書甚弱也力欲重纂已有卷次而未就然其志亦遜矣比孫世其登進士仕為提學副使有盛名予一日曰子言如少貶以從科目固不逮世其耶然予言自負軒昂初不謂已有所少也是時仁和江景孚綏德馬仲房汝陽林懋易皆翰苑之良也重予言之器識樂與交遊商訂文物其秉興偶題意得句出率為人士傳誦乃又敦愨周慎陰重不泄故一時縉紳

句有宗法澀頭石髓

大夫多口襃嘉而子言雖無巍科膴仕之登綽有令聞廣譽之傳則予所許於十數年之前者於是乎驗也嘉靖甲申予謫判解州子言約問予於解有詩曰他時定訪王官谷流水桃花石徑深越年而子言果至相與遊谷其景也符其詩不爽予笑謂曰子身未入谷之前而詩如入谷之後何耶是時任丘袁伯昭方為陵川令李和與其兄仲商方家食聞予言至皆走迎留館數月而後離晉子言於是緣中條陟太行廣覧黄河素汾凡唐虞夏商之墟殷契伊傅之故皆

人之心，泪而寄之篇章矣。異日予改官南部，予言又渡大江，問於金陵，因訪采石三山，予有詩以贈，云：當年謝李心何在，此日張詩未肯還。又曰：萬里青天星日繁，如何落却在中流。蓋自此東遊吳越，登越王之臺，探會稽之穴，舟回維揚，錄途中感遇數詩，馳辭於予而後返。予甚憐其壯懷，豈知今日之永訣耶。嗚呼，傷哉。抗州言迹其為瞭乎，其不可及者，不婧不慢，不狂不僭，不驕不揚，不諛不屈，不肆不拘，春風不足以融其情，醇酒不足以味其況，其尤長者，退然若愚屈

指交朔於今二十霜而平日之與居曾未聞其訨一人之闕失其麴癖酷嗜山水每興到獨跨一蹇驢信其所之雖中途遇雨不少㦧慼風致玄雅葢度越一時乎或壯其揮金如糞土視齊奴猶几上昇斯特曩時俠客之雄耳烏足以知崑崙𠃠遂議韓退之之論孟郊獨推一寒士而嘆遭際之難謂命也有性君子審於自處而已斯其言殆予之所傷者乎杭州又曰子言詩自陶謝以至李杜自先秦以及两漢遺稿咸在渢渢乎灑灑乎雄渾之氣英偉之才有識者見之

嘗自知矣而達之所董固不翅此斯其言亦殆予所
傷者乎初予言姓李氏故北平人也誕生之辰有救
其先父母者此兒有奇骨非爾家所能畜因歸諸張
氏張氏者衡州同知東崖張君字也予言父衡州已
二十年而衡州殁又十年始知為李氏子也抓面踊
足悲號不欲生者數月已而訪其先父母之墓拜李
氏兄弟得二兄弟焉遂因二兄弟哭諸其先父母之
墓痛卧荆榛不能興既歸欲有奏以復姓謀諸執友
執友曰衡州如在或有後李氏或無子也吾不遏子

言今子言李氏兄弟且二人爾先父母又有孫也張氏無尺寸之孤汝年已近四十矣乃遽欲割張而益李衡州之所以腹汝顧汝長汝教汝付業於汝以致有今日者安在乎於是子言收淚遲疑三年而後決故今爲張氏云初名學詩謁予時予去其學字而字之以子言其曰崑崙者所自號也配郭氏生二女長適興濟侯孫興孫次適寶坻朱雲鶴皆邑庠生男子一人名繼留歸李和兄弟時買妾曲沃所生者也今已二尺餘矣其妾已歿繼尚爲仲南所撫育云子言

生成化丁未、得年四十有九、少二十日不五十也、窆於東窓張君之側、是宜有銘、銘曰、 吁嗟子言、初稟孔敎、既有懿覺、克闢厥樊、探經涉史。迅獲其門、亦父修詞。無枝葉繁。身雖窮處。名比璵璠。士林咸敎。凡庸難捫。擿詞製賦、爾雅可援、遨遊四海。有志本根。天胡不壽。行跡咸冤。人誰不死。死多浪焉。爾年半百。千載可存。銘茲貞石。後當諼諼、

湖山處士胡伯行墓誌銘

休寧人胡伯行、病於蕪湖之旅寓、其弟蕪湖學生大

想見處士之風津三口吻合古而文亦古者人之制行孝弟最先乃致斯人實孝于親怡于長人也足以誌矣

器方學於鷲峯東所，即馳歸，與其兄大同涕泣以侍湯藥閱月，竟不起，乃號哭棺斂，舁歸休寧殯之渡村。既卒哭，持葉主政狀來曰，吾師而知湖山先兄亡乎。當病革深以未獲見吾師為恨，曰死為我問一銘焉，即瞑目矣。予為之悼嘆，以問其平生。大器曰，家君木齋處士生四子，先兄為長也，幼即穎敏，年十二三，家君携賈於蕪湖，教以義方，即能成其志。未幾，遂與弟大周、大同，請代家君理賈事，輒操奇贏，於是家君曰享優饒，不以事物經心者，今二十餘年也。其值歲時

節令或家君壽誕必率諸弟遥拜以致祝有鮮物輙遣人以獻不先嘗歸省必以期他日聞家君痰疾作哭不絶聲旦即冒暑歸視焉常侍吾母適外姻吾母中途感疾時雪甚躬扶肩輿以步從吾父母欲作生壙乃極力營辦務求於堅久間仲兄大周病於蕪湖則又足步兼程以視雖風雨亦不避至破其足大器惜之則曰但知有弟不知有足耳嘗謂諸弟曰人生在勤儉但賈之人糴賤販貴惟利是逐不知豊約命也取予義也弟輩其勉之與諸弟約不分爨曰古人

尚九世同居乃吾一父母兄弟何忍離析乎及大器年且長則曰吾先世率以儒術顯汝當棄商業儒以成父志大器對以年過時曰有志者事竟成以婺源仁山江先生知名士也即遣立其門及獲籍蕪湖學生又命之曰吾弟今與凡民矣須為第一等人及大器述吾師甘貧改過之教則拊掌曰此真為聖賢切要功夫汝服以終身可也遂扁其堂曰孝友於是姻黨鄉閭皆沾其恩誼貧苦顛連者皆被其資給而僕御廝役無弗飽惠而凜威者矣至若鎮壓以卻流賊

之擾救疫以正俳染之俗雖頗沛亦有所見焉於是邑令汪徐羅招諸公水部陳張黄鄭諸君聞其賢皆致禮貌焉而先兄一無請謁或難之則曰昔人非公事不至偃室大用顧不能如滅明邪甞築室蕪湖曰接濡儒聞見曰廣又為民情十三策上之邑宰彭公類多可行盖先兄器識弘朗標格儻儻敬恕孝友尚義踈財與人為善尤其恒性少暇觀覧書史一有悟處直至夜分又精於醫藥濟者頗多雖負販俗子咸稱之曰胡先生云先世遷自婺源考水代有名德高

王父諱懸曾王父諱裕王父諱儼然傳至家君皆累

葉積善著德震皐先兄蓋有所自乎歿之日含淚謂

愚兄弟曰汝等須孝養父母和敬兄弟耳嗚呼尚忍

言哉寔嘉靖庚寅六月十五日也距生弘治五年月

日享年僅三十有九配許氏生子三曰佛寶曰道寶

皆夭先曰儒寶尚幼二女一字發源葉舉人天榮之

子一尚幼嗚呼痛哉則吾師何以銘吾兄使之不朽

也涇野子曰斯人也豈惟彼不獲見予爲恨予亦以

未見斯人爲歉也　聖天子方廣開賢路求賢才於

相夫以成忠課子以成名譜闈閫之清規識君師之大義且九熊字鷄

鬻販岩穴之間，斯人而在，必見用於時矣。惜哉。銘曰：

治行以儒，隱名於商。克財克義，克孝克兄。我相斯人，古士之良。生雖未壽，歿則永臧。爰銘貞石，千載勿亡。

明監察御史岑山程君之配方孺人墓誌銘

勑封孺人方氏諱孝真者，前監察御史岑山先生歙人程君諱材之配，令簡州知州默之母也。初歙有結林與岑川相隣一水，世締姻好。方氏迁自羅田，至濟南太守以宦業顯于時，其兄美與公以貲財雄于鄉。濟南公試岑山君而奇之，遂以孺人許歸焉。孺人自

流亞志乎

清廉一至此乎可入古傳俾埒古人

幼警穎，既歸于程，力佐家務，費及粧奩。岑山君方廩，謁師方不能具贄，乃即卸簪珥不靳也。舅清溪公治家嚴且儉，孺人恒節縮滋益之，家用饒裕。及岑山君登弘治丙辰進士，授推汀州，過家歸省，偶疾大作，孺人不觧帶者月餘，疾始克瘳。赴汀州任越一年，而孺人始克抵汀，即不肉食以相其廉。他日岑山君偶出差愆期，衙內絕糧數日，比歸，孺人嘻吁無言，暨安平三子不敢仰視，亦無言。岑山君獨撫安平問曰：汝餓數日乎，何不呼別衙一饋。孺人曰：君以廉介自持，身以

氷蘗自誓。婦無外事。令不出閫。名節所關。生死罔計。又胡兒女之恤耶。岑山君亦嘻吁無言。凡在汀二年。日事紡績。畜養雞豚以充日用。壬戌春岑山君簡授監察御史。孺人秋亦赴京。時默然隨侍出就外傅歸。即課讀率至夜分紡績以伴居。二年。岑山君清戎浙江。孺人遂挾默然南旋。正德丙寅岑山君卒于慈谿。孺人傷痛幾絶。乃遣默入淅舁柩。喪事既終。即訓二子讀書無別營。為已巳春逆瑾積憾岑山君嘗發奸謫派海南。孺人遣默走京師。語以委命安義。然亦卒

得以解。因諭默曰、諫官。以直。得譴。固所甘。也
聖恩汪洋、猶得見宥、非大幸乎、汝輩努力以答至
恩。及茲壯年。須勤學。精業。親師取。友可也。遂遣二子
師事姚江史先生、厚其禮幣、又擇程蘿山者以為之
友、雖拔簪易肴亦不介意、庚午默然同肄黌宮、方值
秋祭、偶以覲歸、孺人曰當祭先師、何以覲為無師是。
無親。也聲色俱厲、二子恐慄、復出追祭、丙子然舉應
天經元、乙酉默亦舉應天經元、是時岑山書屋亦成、
孺人洒淚泣曰汝父九泉自亦或少瞑乎、未幾然會

試卒于嘉興之石門傷之甚未幾然婦又卒又傷之
甚至丙申秋乃一疾甚殆一日幾不穌既穌語默曰
汝父既亡汝弟又死今止遺汝汝得祿養吾心少慰
昨若奄遊汝至三公吾不見也去冬會試又遣人赴
京再申前命故默下第遂就銓揀得守簡州走人復
命孺人已卧床矣七月默歸拜床下孺人按摩冠服
日汝父死後不虞又見此也喜更少安越一月病轉
劇遂以八月二十二日告終正寢享年七十有二歲
生男子五人長煥次貫次即默然次照照即安平煥

貴熙俱早殤孫男子四人載吉太學生載道載嘉載考孫女子二人曾孫男子一人孟生孺人愷和貞懿勤敏寬裕事勢膠糾不振不撓適中肯綮上事舅姑得其懽心四時嘗祭必虔必拜屢遭喪變觸事哀慟目因失明其處宗戚必厚見人疾疢急難貧困必救必施不憚再三嘗有漂水瀕死者募人拯之得生家僮婢妾保衛極至默擇嘉靖十七年戊戌冬十二月二十一日奉孺人之柩祔岑山君之墳合葬焉使其子載吉持舉人李杲狀問銘銘曰　猗嗟孺人結林

母貴以子官母德亦徵以子才跡宜人訓迪與太守公表樹其賓淑媺之遺乎

攸設倒粧佐家。助庶斷肉。他或絕糧。閉閤撫育。氷蘗之操。鄰亦不告。頻遭殷憂喪明以哭。相夫執法教子以牧。婦道母儀。女流之淑。宜爾子孫。傳芳棫棫。

誥封太宜人李母康氏墓誌銘

太宜人李母者今杭州府知府章丘縣李端甫晃之母也姓康氏父林鄉閭信服母孟氏太宜人其仲女也克閑壼誠及笄歸贈奉訓大夫南京戶部員外郎李君秀時晃大父梅祖妣胡氏皆卒太宜人以不逮事舅姑惋恨每歲忌旦恪修蘋藻贈君少為章丘諸

而孤孀貧苦則雖易有差別矣

生家緒清苦夫婦雞鳴昧旦綢繆勤生懋勉德義嘗夜誦齋中雨頹隣垣有艷女子來贈君儼容麾拒女子進曰深夜岑寂何復慮人曰鬼神昭昭無知乎女子慚去後以他敗語人曰李秀才真佛也故同輩呼贈君為真白君云家為馬戶徭長群戶有負津助者為代其算償挾見赴試歷下時有應試生踣遺十金拾之即標記候諸遺金所竟歸應試生應試生請中分以謝不受素好賓遊凡饌具梱榼太宜人必躬必豈雖桑蓬負窶姻族單困者必勸周恤之贈君[illegible]

穩遺孤、閔甥方稚嬰、撫之成立、與完室家、贈君歿于
正德己卯春、太宜人發胷擊心、疏屦不御酒、肉者終
其身。其閒居服被縞練、飧餌麤薄。躬領小姑諸婦、職
專紡績枲緼。僅供苞約而已、恒以紽繡織妙為戒。贈
君嘗為晃改造深青繒衣、晃慚不敢衣、及為諸生、猶
衣弊袍。若衣鮮麗衣、則顏輒赧赭。皆太宜人之化也、
其教諸子女、少有愆失、輒楚撻之、不少寬假、至僮婢
小過、則又勿問、嘗訓晃曰、汝父蹇蹭不逢、吾嘗憤懣、
汝其夙夜篤典、庶幾早揚光李族乎、晃竟舉正德丙

想此亦是宦事

子山東鄉薦、太宜人喜曰是足旌嗣父志矣。比春試
不偶、歸、遭潦水暴至、一室蕭然太宜安無憂色、且解
諭之、晃乃杖淚携同志往業長白山醴泉僧居、癸未
再不偶、家僅小磨一座太宜人竟捐鬻之、以資國監
裝費、乃登嘉靖丙戌進士、太宜人又喜曰吾為人母
者事終矣。此不可見君子地下乎。丁亥晃補魏令、九
月板輿迎太宜人就養官閣、見晃洞謹廉白、乃慰之
曰、守官若是。庶不忝所生、惟克有終爾。辛卯轉內邑
癸巳春左遷倅鈞州、甲午轉倅永平、乙未擢南京户

部員外郎是時太宜人七旬矣晃乃留宜人鄭氏侍養獨將二僮之官丙申閏十二月恭遇
聖上誕膺覃恩太宜人始得
錫封乃嘔喻陶樂曰此吾教子之效也丁酉冬擢杭州知府晃之内弟來南致命曰去語吾兒吾幸無恙毋以我故迂途還省郡守剖符專城重寄也遄行以慰民望晃乃先郡涖事尋遣吏皂往迎并取諸孤太宜人堅不就迎呼語鄭宜人曰守勞旬中饋詎可虛也婦第往宜人乃偕孤子暨坦之二孤來郡留長孫

黃中晃見太宜人不就養益愀戚不寧冬十月得太宜人患滯下良瘥家音即遣二孤歸省時太宜人亦遣黃中之郡言起居食飲安吉狀慰晃思晃以黃中口述衎往言雖稍開悅然烏鳥縈懷作惡方候解凍疏請終養而哀訃至矣卒嘉靖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晃所遣問安二孤亦不及生面抵家已瞑目二日矣端甫之政方大行于郡杭人咸惜期月而去千里忉怛若奪哺乳云太宜人生成化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有四子男四人長晟殤夭次即晃

娶鄭封宜人次昇娶類少坦娶王先卒女子子二人嫁爲姜宗仇仲信妻孫男子八人黄中娶魏美中聘謝晃出執中娶華静中未聘昇出建中娶麻㕓中娶崔致中尚幼坦出孫女子八人壻徐更化韓鯨張大衍張汝南尹自政馬本吉劉某晃卜某年月日奉柩合贈君壟于某山之兆晃嘗從予游也持蘇州舉人黄省曾狀問銘銘曰

猗嗟李母素履戩穀既配贈君其人如玉夜拒奔女展矣愼獨代算群户遺金盡復當其刑于宜毋之淑周貧濟急惠先弟叔紡績

此亦暢曉女誡孺人中不多得者大率驕奢淫佚女子恒態如此乎惆幅中道於冠被

卒家縞練是服貞慈雙敦閨範清穆宜有端肅趨道

孔速涖杭未久士民稱福澤方覃爾云胡不錄用鐫

茲銘孫子戩戩

封孺人范母何氏墓誌銘

孺人范母何氏者桂陽何泉公仲女浙江布政三峯

范公汝載之配貢士永褱舉人永宇永官學生永寀

母也宇官嘗從予游于鷲峯東所壬辰會試不第宇

過南都夜辭予以歸省比甲午予再至南都而寀持

宇書狀為孺人問銘矣宇曰母天授剛明如正人端

允宜慨然可訓

士、見事能斷、言笑不苟、勤于業作、咸中繩矩、自歸家君、祖妣太孺人尚在也、母事以真率、是非可否無少阿護、料事興廢、十失一二、祖妣甚敬之、常稱以理家不爽、范氏五十年來當昌于此、他日祖妣疾、母晨昏侍、無少懈、及歿、哭踊哀痛、落淚如雨、鄉黨以為古孝婦不過也、家君已未會試不第、卒業南雍、三年、母躬事井臼、暇則紡績織紝不輟、以資覓僕會友之費、見家君色少失平、惴惴如不勝、家君出入禮闈十有四載、然志不在溫飽也、母識其意、未嘗以祿利進勉家

君登進士、授行人、陞南道御史、母隨宦兩京、殆十餘年、一守布素、不以亨遂之日。必動華麗之念。家君出按江西、與逆濠及鎮守畢真許奏、被逮下獄者二載、母爇香籲天、陰祈無恙、慰祖妣曰、無已大憂、昔侍夫子。每談忠孝。擊節嘆賞。今日之事。可謂下不負親、上不負　君矣、聞者竦服、以為真三峯公之內助也。其誨不肖輩、顓以義方、愛無等差、均若鳴鳩、或有違忤、輒稱鞭策、無少假貸、不肖輩凜凜畏如嚴師、正德間、邑被粵寇、守奉母避去入山、行至銀嶺、道有餓莩疲

餓不能與母抆淚酸辛命宇扶起且出囊粿以濟其困則其所以教不肖輩者不獨言語之間而已其接諸婦雖肅並行恩愛雖或有僻終非恒性門内斬斬閫有縱逸或品第諸婦逆順之節咸中其實無不允服母在家時間有不堪其嚴者及去家之日長少便至達和然後人人欲母恒在家也至于上事伯母旁處妯娌下侍姑女姪孫逮接宗黨恩禮甚篤雖貴顯言笑衣服常若平時其馭臧獲亦如人子勞逸飲食俱有節法皆出心畫衆皆効力若乃施與之恩傳及

孤貧鄉人稱曰見大不懼見小不欺何夫人之謂也
固宜常視又履以臻遐筭今嘉靖甲午四月十六日
遽以病卒距生成化丙申年纔五十有九嗚呼痛哉
母生守兄弟七人二弟少折寰娶鄧氏守娶朱氏官
娶宋氏繼蒙氏寀娶黃氏至有孫男子時敞時敉時
敷時敭時斆五人曾孫男女各一人乃尚未能有一
名德禪補隳闕以為在生悅使其憮然貫恨以歸擇
是年十二月日窆母縣東二里浙陂崗嗚呼痛哉當
母之初殁也守膽喪魄落欲即死者數數人咸皆其

評此定文一節足有大識見者

愚而不肖至情非人所盡知也所可以諒吾之心以為吾母銘者莫如先生圖矣嗚呼痛哉涇野子覽其感動懸書狀泣曰伯寧而遭此大變乎昔者伯寧之在大學也聞進賢章宣之遭父忌日哭晝夜不食遂與定交今躬被失恃當其情可知矣吾為伯寧誌其母孺人而銘之銘曰 鮑桓提甕孟仇三迁歟毋主績石嫗英英斯風淪謝今千百年有如范何遴追其真侯孝侯順侯慈侯端不懈于道執事檀檀既有女度亦弘女範夫成厥勲子以善傳繄嗟孺人素履孔

庶銘之貞石永矣不刊

荊川一代文章鉅公也延叩其源則曰任浴其源任亦非凡女流矣然懿明可以礼

唐母任氏墓誌銘

唐母任氏者、兵部主事武進人唐應德順之之母也、宜興人、任公儼者室於工部侍郎沈公暉之妹、於是生任、為信陽知州唐君國秀之配、而有應德焉、嘉靖己丑應德舉會元成進士、文章行誼聞天下、予從縉紳中敬其名矣、辛卯冬、應德身衰絰、偕其姪舉人音、持古菴毛式之狀、番溯泣來問任銘、時雨雪連日夜、泥途凍濘、應德自僦肩輿、卒力不具、或步蹤居鷺峰

恚定而出之祭取繼係不多得者宜記

三日無人知每語及學明白洞朗脱落塵土超如也則嘆曰名之茂者其實果盛乎閣狀任之歸信陽也舅給事中曾可先生已即世姑周孺人性嚴整任事之姚怡有則承意命惟謹一錢尺帛不私藏姑嘗女女於有吳氏即傾已粧奩畀小姑不以勞姑念及姑卒相信陽每館於外身豆羹糲飯腥肉不一御涖內政三十年衣裳簪珥未嘗增於嫁時非病困輒紡績補綴一布被經十年其誨諸子女雖慈劬周洽而規訓尤嚴應德幼好弄厲色曰兒尚有童心乎應德或

其子以根想子將也

晏歸或使氣則厲色曰兒將為君子乎將不免乎他日應德及正之多病且弱也復贅於信陽以廣嗣得子女則喜曰若女吾女也若男吾男也提抱鞠育踰於其母鄰嫗日往來者莫辯其非所出焉性好深閒靜居非歸寧及掃墓不輕出女姻或招迎者輒辭辭之信陽試南宮屢不第累不色慍及應德會試魁天下亦不色喜於是信陽屢稱之曰大丈夫寵辱不驚者亦不過如此耶予然後知應德所造如今日者皆自於此則嘆曰流之長者其源果大乎乃[illegible]

自悲痛曰嗚呼吾母相夫三十年不及享其封敕子
二十餘年而弗食其報其病也方藥委諸塗人而不
暇擇乎其良其卒也含襲棺斂辦諸水濱而不克盡
乎其心人生有涯此痛無涯順之多孽　天不以戮
而何使吾母至於枉也予慰之曰應德節痛夫吳自
季札言游之後雖世有聞人然皆未有能並其盛者
應德篤學好古即力進札游之舊以為母任於千萬
年顯者在是矣任生成化辛丑某年某月日嘉靖丁
亥六月六日隨信陽行以痢疾卒於天津舟中享年

五十歲子男二、應德娶參政臧公釋孫女、正之聘應天經歷王君文炳女、女四、長適鄉進士董士弘、次適冠帶書筭劉大中、次適無錫庠生王立道、次納册陽賀鏜、庶男一女一、應德將卜壬辰年某月日歸窆於黄塘祖塋之次、銘曰、羊叔禕之孝、胡澹修之學、皆常之先媛也、其歿巳久、乃今於唐任而再見乎、况其子材旣大魁、志欲登岸、吾知任其不死、雖千萬年並明日月乎煥也、

劉母徐氏墓誌銘

一裙布婦女躬行孝義師法古人而出言欵欵乎中道也豈獨天癖之昭乎涇野言可憑則銘永傳矣

高安舉人劉子實諱文光衰絰跣足走大雨中號啼泣謁予鷲峯東所曰光罪惡滔天乃致吾母死光不即死者。圖所以葬死吾母者。惟先生之銘耳。嗚呼痛哉。吾母姓徐氏諱經貞縣之領頭望族。外大父諱美器。由歲貢任唐縣訓導。配外大母劉氏吾母生焉。自幼沉靜寡言笑。既笄歸家君。常侍先生父遊宦。毋家居。事吾伯母甚恭。光時方三四歲。猶記坐母膝前。見伯母或橫戾。而母適然自得。先生父致和州之政。家君以孝養聞邑中。吾母有力焉。王母黃孺人性簡嚴

諸婦雖當其意、而獨愛吾母、其病也吾母視其飲食起居惟謹、恒從門隙中伺顏色、見王母意適則喜見眉宇。間或弗怡蹴踖自咎若弗容、其沒數十年矣。猶追思之。嘗臨飲食曰。此吾先姑所不二也、輒泫然淚下。事家君能承其意而有禮、光年千二即遣游學數百里外、或曰何遠置兒邪。曰此吾。所以愛之也光稍長知學、常夜誦讀、必飲食之或稍懈、輒朴敕焉、光由是不敢怠于學、性喜淡薄、若諸子能致賓客、則又豊為之具、平居好令兒輩誦古賢人事、又能以意論辯、

得失多中理家君一日談至祭仲雍糾事吾母曰其女云何家君曰彼以謂父一而已曰夫豈有二乎抑家君曰然則黨夫殺父與吾毋曰父與夫一也女宜諫其夫不聽焉則死之家君莞然喜其能同儒先論也終日坐一室足不踰戶外雖病中猶辟纑不癈寢恒在夜分善節縮出入家規昔漸饒裕其居妯娌和而不昵淡而不疎鄰里有乞假能周其急雖待臧獲亦有恩吾族千餘人咸稱女德焉若吾毋者豈不宜得遐壽乃若是焉何也嗚呼痛哉去年秋光方赴春

官屬毋徵疾不欲行、毋曰我已瘳矣、且願見爾之有力也、乃及于此。爲無窮恨乎、嗚呼利達者學士咸知爲外物。然胥奔走以求之。則猶曰慰父母云爾。求之不能得。又因以廢棄人子之禮。生不能視醫藥。而沒不得以親棺斂。今雖長號大慟于數千里之外。竟有何益。嗚呼痛哉吾毋生六男子、獨光與季子文克在、餘皆不育、故毋少緣子悲恒多病、今竟以是沒嗚呼毋之喪子也、悲之以至于死毋之死也、子顧靦然以生乎、嗚呼痛哉所可爲吾毋弗朽圖者、獨歸心于門

下、幸念天下爲人之子、有窮而可憐者如此、肯賜之
銘、豈獨弗死吾毋、亦所以追光不死之罪于萬一也、
毋生成化丙戌七月四日、終嘉靖壬辰三月二十日
壽五十有五歲、將以是年十二月九日卜塟、月嶺之
巔、子男二人、長即文光、娶諶氏、次即文克、府學生、娶
胡氏、女一人、適山畬溥淮國子生、孫男子七人、曰汝
愚、娶諶氏、曰瑶、曰琰、曰瑁、曰玦、餘幼、孫女一人、適諶
歡、曾孫男一人、家君諱從中、字能翁、和州同知、圭峯
主人之季子也、予嘆曰、傷哉、子實吾爲子誌、而銘之、

銘曰、有媛劉徐女之良、温惠任慈盖匪常、半百又五亦非夭、遺德于子如文光、未論蹤履類徐積、甑狀令人皆悼傷、此人行且師魯閔、當使劉徐日月明、

楊節婦趙氏墓誌銘

節婦都人也、姓趙氏、諱叔實、年十六嫁為太學生都人楊生鏞之妻、生歿時、節婦年纔三十一、側室生一子源、未幾亦歿、乃零丁孤苦、操氷霜至老死、故都人稱節婦云、天性聰慧、能讀小學。孝經、內則、烈女傳、及考古圖、論語、諸書、屬辭造語、婉若士流、左右手皆能

運筆字法亦適勁若剪裁刺繡雖良工弗及也然姿容端凝動有規矩四五日不見一笑顏室中女母亦敬憚之既歸生生之父為河南叅政杲母為宜人其氏有家範節婦亦能奉訓不違得其歡心賔祭皆手辦與生相待如賔相切磨如朋友生所欲行皆先治脫有講說之家呼茶茶至呼饌饌具極其精潔以娛賔故生業無所荒行無所虧考於提學則魁順天考於太學則魁天下都人士常並諸程篁墩潘南屏而節婦之名諸縉紳家亦無弗傳誦者矣然累產不育

止存一女、而生年且壯、乃多選買良家女為生妾媵、若有所育、即愛護如已出、弘治丙辰生病癰疽、節婦禮醫請藥、心力俱瘁、每夜必焚香禱、天請身代生、然生竟不起而節婦號踊水漿不入口者數日、比至葬毀瘠骨立、戚嫗鄰媼罔不悼惜、乃自是純白至老、不御彩色裳衣、然生既歿家道中替、而楊趙二氏都下名家戚黨甚衆、壻則蔡憲副需、甥則閻進士溥、甥壻則滕洗馬霄汪少卿玄錫、王舉人應麟、萬舉人奇元、從壻則李方伯瓚、盧長史銳、周縣尹綜、皆母事節婦、

於是數家婚姻有資喪葬有賻伏臘有問慶吊有儀

困或少失居家勤儉自立門庭蔪然二尺童子無故

不至中閾而又課田有式筭貫有籍身雖不出閨閤

田卒貨兒皆以時辦不敢隱欺日有滋長是以財不

匱用禮不絶親生雖殁而楊氏不衰其兼幹趙氏之

蠱旁理蔡氏之家或以比諸律夫夫云閩進士黄會

試不第節婦嘗涕泣數日曰吾兄弟皆殁吾冀汝一

第以得會晤吾姊乃不我肯遂將無秀才懶讀書耶

於是進士亦感泣努力比既第則又誨以為政之道

與誨蔡憲副同故諸親黨之有官政者或以疑事滯
獄來問節婦無不與立剖中合理有時手答諸甥壻
書語皆懇到可誦又善識雜物凡親黨間得金玉珠
石器件及古圖畫難別者必皆曰往問楊姨則即與
定辯真贋或持以示博物君子無弗以為然也晚歲
日閉戸誦法華楞嚴觀音諸經又手寫數帙以自娛
諸甥壻見或諫之則對曰此非作善事耶節婦之父
諱泉通政司參議母潘氏封宜人長兄竑為光祿寺
卿次兄靖為鴻臚序班初通政公與兵部尚書程襄

務公信順天閻公鐸及生之父叅政交以文字義氣相許可故通政之三女長嫁閻公之子序班璘仲嫁程公之子敏行而節婦乃以歸生則節婦之道所聞諸父兄姆師之間者遠矣節婦生天順甲申九月十八日卒嘉靖三年二月二十日得年六十一蔡憲副及閻進士既爲棺斂將以某月日合葬順天昌平澤陂太學生壙憲副又爲狀偕閻進士索銘且曰楊氏無後而族 遠需受夫人之恩德比於父母云銘曰節帝敀於無依禮或廢於既貧乃節婦儉不忘度貞

不絕親。丹心白首。生死良人。此豈獨天資之美。亦其學力之貞。言彼修身之士。視此乃或有不純者。然後知。志之貴。勇而。道之貴。仁耶。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終

公名實於物中外推殺而本之學問中來諸簡開不易轍自麻重律臨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六

後學北地李楨

墓碑

嘉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周玉巖公神道碑

公諱廣、字克之、別號玉岩、世居崑山吳川鄉司馬涇今隸太倉州人也、公之始祖曰福三、其後譜逸莫詳至諱子詳者生海、配鍾氏、生文、字以章、配陸氏、是生公者也、海文皆以公貴、贈刑部右侍郎、鍾陸皆贈淑人、公生而英邁、迥異群兒、長舉進士、觀政兵曹、觀大

其令德人也　不發人私書事　若小賊而人之心術可見

司馬東山劉公直道而行、即砥礪名節、不詣流俗、能

授知莆田、道出閩省、例謁鎮守、時率行重賄、公徒手

無贄、言動端凝、爾乃廉正自東、不發人私書。兼以宓

子賤爲師。日禮耆俊用、資啓沃、周爰諮諏、下及庶民

莆中利病、罔不聞悉、諸所興革、咸饜人心、方及期月

母卒于官、貧無棺殮、邑人斂釧、始克舁歸以葬、服闋

改知吉水、時贛州流賊、自大帽山突出、路由雩都擬

抵新淦、燒永豐縣、勢甚猖獗、吉水丞簿惴欲奔竄、士

民洶洶、亦無固志、公面加叱責、要盟神祠、衆志始定、

戮力禦賊賊乃潛師踰境邑賴以完厥後瀋臬上功
督府漏公不及公亦湛然正德壬申以天下守令治
行第一擢浙江道監察御史是時使倖錢寧居中用
事巨寇劉七輩暴戾恣睢橫行江淮河濟殺人盈城
野公抗疏四事一斥喇嘛番僧宜投四裔以禦魑魅
二遠佞人賤工至引唐莊宗事以譬三重國本以廣
儲嗣不得育螟蛉義子如宦豎蒼頭錢寧者其投刺
皆書曰皇庶子僭擬
東宮之罪權髮難數四嚴軍令言諸禦寇者皆樂悉

而川原白骨積如丘山疏入寧大怒幸
上不深罪止謫懷遠驛丞寧陰使刺客順道而伺欲
遮刺公公微服出城變易姓名被衣道流誦觀音經
枵腹三日乃得脫歸既抵懷遠驛無館舍寓居佛宮
間與同志泛崖門登西樵跨羅浮夷猶白雲之巔然
驛通番夷朝貢每外使至咸慕公名或以奇貨為獻
公峻為拒絕使益敬憚甲戌移知建昌縣是時宸濠
將叛謀復護衛軍伍遣使絡繹道路肆行征求每經
建昌公輒裁禁民賴以蘇丙子八月吏部擬擢憲職

尚德行
誠提學

寧內搆陷批根往事復謫公行案驛丞行案在淅山叢棘中亦無驛舍居民數家靡所寄止乃誅茅為屋依山面流日與其徒講學論道暇則登陟崇岡俯臨幽邃超然遠覽無所顧慮辛巳之夏

武宗既崩

今上即位首舉遐遺　詔復公御史尋陞公江西按察僉事公至斥貪吏疏滯囚去涇祠放尼姑數百歸之宗市其菴以業公費不以煩民明年轉九江兵備副使尋改提學其綜理學政躬自為範論人務明義

第一事
但恐舉
不當實

利及其校藝必參德行以爲高等時
天子勵精啚治凡藩臬守令治行卓異特降璽書褒
嘉通天下止十三人公與其一焉嘉靖乙酉陞福建
按察使閩故多盜公至分部所屬伐其渠魁民庶用
妥乃又申敷憲意釐革蠹弊凡會讞獄齋戒禱神開
釋冤抑參伍之下咸得其情刑是不濫公之始至鎮
守遺金公漫不省置諸庫府比鎮守窘甚復返其金
因以綱條解諭鎮守慴服其後有中官督織造者倚
勢作威橫索民財有司莫能抗公移檄禁遏及入省

城繩其奴從不得侵牟於民民遂形諸歌謡按閩三年擢右僉都御史廵撫江西爾乃振肅風紀百僚嚴憚其商論政務虚心延訪雖在屬吏亦多聽納其有才賢亟為薦揚于時富室豪右多買民田遺其原税民用大困乃下令稽覈且欵奏聞豪右不便交口騰謗當道者遂援裁革例罷其廵撫公因乞休
上雅知公賢且命吏部擢用巳丑冬遂陞南京刑部右侍郎越二年辛卯八月某日以疾卒于官舍距生

成化甲午正月某日壽五十有八歲公之寢疾時當大比其三子皆應試留都獲侍湯藥未屬纊前四日公令趨治後事且曰吾平生間關百挫屢瀕于死而不死今死於此命也爾等慎勿俯仰當路以乞葬祭神間氣爽怡然而卒初公少即警敏年甫十四父贈君卒卒後五年公籍邑庠家貧無所干業僦屋城中陋巷家徒四壁立所配張淑人躬勤紡績以給饔飧每隆冬大雪身衣大布袍無著陸大淑人方就養伯毛一之公每往省草屨徒步數十百里竟日或不得

一食公乃益激昂淬勵貫穿經傳旁通諸子百家言
御史督學大加賞亟命士子從公游命有司周其匱
乏自是衣食稍殖即迎養大淑人弘治辛酉舉於鄉
明年會試禮部弗第歸營以章公葬事蓋在殯十五
年而始克襄事焉已而游太學楓山章先生方以德
行道藝為祭酒一見公即大奇之首告以務實之學
然則公在御史之風烈藩臬之政迹巡撫之正直蓋
亦養之有素而學之有得乎嘉靖癸巳八月某日葬
新塘之原原在崑城之東北陬三十里尉遲村南三

子伯曰士淳大學生娶徐仲曰仕淹應天舉人娶毛李曰士洵娶李皆從魏莊渠先生游力學自樹女二許聘浦應期孫男邦柱辭曰

猗嗟玉巖少歷艱虞肆其力學追究程朱伊誰爲友魏子莊渠相尚以正子道茲驅粵在御史力鋤姦諛兩謫遐驛豺虺與俱陰刺於路剝床以膚聖明眷直賜環海隅乃陟憲僉伐斥貪酷既進董學表正群儒治行高等璽書允俞盜息閩海風振江陬方施經濟柰在當衢天不憖遺一疾淪軀門墻陸載

敘世所稱外翰人品莫有逾此者當於湖公之續耶

紀行不誣賢嗣員員英邁千夫衍厥休問百世有孚勒辭羨道以告征塗

南陽府教授封翰林院檢討王先生墓碑

先生諱儒字文宗西安鄠縣人也上世河南人中葉仕吾高陵不歸又為高陵人曰元亨者著名焉迺後三人曰繼祖繼容繼先元末關中兵起繼容繼先避兵東亡繼祖載妻子浮渭如鄠韜光終南天下既定徙住鄠城北街其歿也猶葬于高陵生子克成不歸遂為鄠人云克誠生敬仁敬仁生長清公琰長清公

起家歲貢授大寧知縣改長清知縣廉靜直方有聲
於其時卒於長清生子高年公鉉載徳博厚又通習
書史練達物情决平里中里人允懷
孝祖朝以高年受有冠帶卒年八十有一配李氏生
三子長先生也先生隆準奇頎烱目廣輔背厚若負
進退容止踐猷揆義思績先烈年始十五遊學山東
受蔡氏尚書於布衣蘇生三年而明習乃遂訪孔林
上鄒嶧登泰山觀海而歸爲鄒學生成化辛卯年烝
三十舉於陜西試禮部不第曰斯吾長清公之遺憾

以屬予小子者也今若此果命我戊戌遂以乙榜領巴縣教諭至則日夜規誨達材成德士駸駸然易習馬初巴關舉人及其滿也舉三人秦蜀道險而惡遠先生懇奉父母行而母難之乃獨奉高年公往期亦還後直誕日與伏臘必望鄉再拜曰兒苟仕為父母也今復樓褸萬里外父母惡在涕泗俱下及甲辰大饑人相食乃使仲弟多載俸糧歸養父母餘以及宗族又移宗族可來者三十人于巴里人有來巴者亦稍貲使賈貿為食比去巴關內亦稔宗族卒無所亡

弘治已酉改祥符教諭乃上書父母曰前巴道遠恐父母不往父雖往又輙還祥符近且坦途也大人宜俱往不許曰不許兒且休矣又不許故先生以巴之教教祥符者又七年遷南陽府教授時父母已八十迎亦不能来遂投狀提學車副使求退車曰玆郡教久廢教授前在祥符名有師道宜振玆可勿自便高年公聞之又峻拒不許居三年高年公卒得訃泣曰兒果背父矣每痛恨輙擊面遂蚤夜行奔喪三年會長子九思以史官考績　勑封先生翰林院檢討階

徵仕郎所配劉氏封孺人厥後毋李卒免喪遂不仕日與隱翁逸士以泉石爲娛正德己巳九思以檢討
九年纂修
孝宗實錄成有忤劉瑾同翰林諸君出爲吏部主事遷員外郎郎中瑾下獄言者謂有罪謫同知壽州會天變言者又劾乃致仕是時盜興九思留滯壽州先生乃賜之書曰萋菲之說詩人嘆息流言之興聖人懼焉故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夫古之君子竭忠其主非有所不盡也修身慎行其閱人非不多然往往

罹于謗。古者弭謗。莫如自修。天地日月。巍乎煥然。亦
求無愧於斯已矣。而又何惑焉。又曰。昔吾之在南陽
棲楚一巖。諸生胥譁。既久而後定。小子其奚求。九思
得書隕涕曰。夫窮達榮辱在外者也。志道據德在我
者也。若頗越以憤初志。爲父母憂。九思何敢焉。比歸
季子九峯亦得告在侍。先生方喜甚。此正德壬申事
未幾先生病。明年癸酉十一月十二日。壽七十有五
卒矣。所配劉孺人生四男。長即九思。丙辰進士。改庶
吉士。注翰林檢討。嘗爲上經筵講官。次九叙。甲子舉

人、九皐義官、九峯戊辰進士、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孫男子五人、瀛癸酉舉人、渾沐渭漢、女子八人、長嫁鄠學生楊顥、次嫁盩厔學生徐永圖、三餘及曾孫女一人俱幼、甲戌十一月甲申、葬于鄠北六老菴之原、其辭曰、柟自少習知王先生之德、淵穆悖愷、匪夷所倫、予高陵東南二十里、還家纍纍十一、相傳王大使家墓、歲清明二人步蹤渡渭南來奠墓而返、途人叩之、乃知為王先生所遣之子弟云、夫高陵墓距先生已五世、遠鄠二百里、又越灞滻涇渭、仁誠少薄者替

矣先生追念不廢若此則于其父母宜爾也語曰孝其父母者有子孝其王父母者有孫海內爭誦翰林文行御史才賢舉人翩翩承敬以為王先生得於天者之匪常也柳豈知其誠允篤孝積諸躬而遺於子孫者哉嗚呼三代衰躬行之教不明漢初毛萇伏勝之徒有遺風焉康太史謂土先生真其儔也宜哉不然已祥符南陽殊方異俗其諸生臨別而殞涕去久而思又豈其言語能爾乎嗚呼休哉

明監察御史靜軒呂君墓碑

急流思退緩死無愧若公若非餓之錚々若毋

君諱秉彝字生之直隸真定晉州人世傳為宋呂滎之裔元季曰天章者居晉左之呂家庄有俠義風人不敢枉以非生五男子直　國初紅兵之起乃南渡滹沱遂定居楊家營焉君禮生四子長繼宗繼宗生亦四子其季也曰興饒財而嗜善力能扛巨鍾然人犯之又多不與校興生二子長曰祥祥生二子仲曰瓊充庠生累試率首諸生然卒不第貢為大學生隱而耕於野是生君者也君幼即哲靈有遠志嘗與群兒戲郡守至儕輩皆驚避去君獨留止問則直對人

已覩其不凡比為郡庠生、董學先生得所試文、輒傳曉畿內、士無弗以為佳也、然積試不第、至正德丁卯、戊辰始連舉進士、當其三試也、皆可中魁選、乃皆屈遜二三人焉、已巳銓部選為御史、辭弗就、復選為黃門給事、又辭弗就、友人詰之、對曰、居諫言之朝、處必危之地、享其名而急其職、非仁、趣於始而悔於終、不智、予始以親為重乎、既尹章丘、適歲大饑、上官督租尤酷、民多逋亡、君乃勸富人輸粟以賑貧窮、民用少蘇、是時誅求孔棘、燕趙青兗盜騷然興、所過郡邑十

此文歷々可傳人佳事佳文佳々

武弁中有此其黃山赤幟乎是安可綴繫之也

人宋有春山先生者諱子春官至睦州知府尚郡主
趙氏生二男子曰常卿正卿開寶八年常卿為興安
監鎮正卿與俱來居安仁遂為安仁人正卿生國貞
國貞生芳叔芳椒生通甫通甫生克明克明字友直生
泰泰字俊康洪武中帥萬人來歸
高皇帝授萬戶侯改山西朔州衛正千户生孟庸孟
雅俊康卒孟庸嗣其官未幾以罪失之其子甫復奮
起武功官至南京鷹揚衛後所副千户甫字子紱有
勇略然無子也於是孟雅生子仲翔補翼之官稱鷹

楊君云鷹揚君娶安人孫氏生公未久而鷹揚君卒故公九歲來自安仁嗣其官輒端重英敏超越行輩十五歲選入武學學馬郎身自刻厲不煩督獎每赴演武教場夜四鼓起讀將鑑一篇場中鼓嚴乃進食食且惡必進三四器乃上馬去逈越午矣不食于市家人詰之則對曰一人之市食一家之日食也身通小學四書史畧七書將鑑諸籍又能為宋趙孟頫書吳英者指揮也廉甚不苟取職公其同志也學且優焉有疑義輒叩門以請遂為莫逆交及公之子麟舉

古道

進士矣謂英英呼之曰姪勿學他貪墨者以隕爾父之志否雖官至卿相英不願見也初公雅好儒學而職事不遂謂麟曰夫讀書可以建功業濟斯民吾已已矣小子其敬之於是有趙經先生者亦千户也明經而習舉子業然遵禮尚志旬月之間不越户閾篋中藏二青布袍必祭先壽親訪賢也沐浴而後著之卒事猶藏焉公以為賢遣麟師事然無以贄也每獲折俸布帛以布自衣以帛贄先生先生以麟貧不受公曰不贄無以遣吾子也必贄之指揮龔海甘貧自

文如畫
恣諧

[illegible]可愛

守行年七十好學不倦謝政閉門旁開小户自搗藥以賣其價不二然好誦孟子或從趙先生講焉趙先生後進也輒正講席而後旁聽之戚黨有為鄉相者還襲將改服以問聞其載寶而還也遂絕跡不往或怪云此其門其少龔海者之足執海死而子勳守學不改人以為海未死也夫龔氏父子其介若是不可犯也獨于公終始敬重不衰焉公嘗及僚寀伐冰入凌室一士凍餒跌仆冰地群士載冰爭馳蹂躪其上幾死矣公力鬬群士觧紼挽出士得不死當是時也

許多好人，俱散，可不朽也

趙端者，覘之。心重其行，遂納交焉。趙端者，趙經先生之父也，年且七十，又尊行也，而又敦厲尚義，不妄與人者也。遂呼公為兄弟云。一日攜公至其家，命家人具饌以食公。家無具，移時而不至。公退，端責其子經曰，劉伯春，于老所畏服者也，非他家比，今乃不能令我完一雞黍約耶。取大杖，杖經，且令出其妻。時麟方學于經，奔告公。公趣至趙氏曰，朋友與宗室孰重，假令經出其妻，再娶弗賢，令爾此孫不立，若何。趙怒方霽，乃令再具饌，歡宴而罷。嘗有納戶起解千金，取回

佳境

闟單誤遺道路、公曉行獲馬、日候其處三日矣、一人頓足撫胸叫號而來曰、天乎、何殺予之酷乎、公趣而問之、人告之故、公出單與之、其人頓首曰、公德生我矣、酧以數金、咲而不受、公自少嚴正自持、非其人不交、常自悼職事之汚、當其志謂可樹立大勳以自振也、遂亦以是訓麟、故賓客來謁公者非。其人、麟不出。見、後公年過五十、而麟守、訓益堅、公又懼麟之絕物也、命改之、而麟已不能矣、然麟既舉進士、而公獨未請老、乃遂與職事安、或議公是前而非後、然考其學

力所至當非其𤍠邪初成國莊簡公知公懿德選賓幕下居十餘年忠敬彌篤莊簡公滋賢之遇以殊禮奏調廣洋衛右所軍政莊簡公薨成國公繼之恩禮益加年六十誥封武畧將軍又數年乃老正德辛未年八月十日卒距生正統甲子年二月十三日壽六十有八歲初娶胡氏早卒繼娶蔣氏蔣卒又繼娶曳氏胡無子蔣生男子一人麟麟娶南康大長公主曾孫女胡繼娶陝西叅政王徵之女某舉弘治壬子鄉試丙辰進士歷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出知紹興府

劉瑾用事時罷去、紹興紹興人立去思碑、瑾誅詔起
知予西安府、吏靜民懷、未幾奔公喪辟任、服闋丹陞
陝西參政云、女三人長蘭蓂、歸南京後留守衛指揮
楊泰、次蘭清、歸南京國子助教孫某之子遷次蘭幽
歸福建按察司僉事彭城之子克思曳生男子一人
曰鳳、女子二人蘭香、蘭靜、孫男子二人曰通儒、聘長
興吳琥之孫女愛玉、曰開儒、孫女子一人、曰華婿、字
戶科都給事中周金之子詩、辭曰　嗟乎、孔氏之
學不明久矣、世儒愽物、麗辭爲之雖孔、干祿則遜求

道則遠則古之所謂異端者今豈獨楊墨佛老哉悲夫然而天命在人未嘗絕也故夫齊民武士於儒者甚耿焉然就其氣質所至不有合于道者今觀劉廣洋公及其諸友使受教孔門安謂其不能升堂也惜矣乎然則學者欲自愛者其知所先乎

明處士應公暨配貞節陳氏墓碑

爰今仙居存其坊並數處吉高誼為獎

公諱宗儒字紹玄姓應氏世為台州仙居之西山人節軒先生第四子也節軒偉儀雅度讀書有才識而又多行陰德孚于鄉人公美髯長大自幼未嘗為機

磔迺城 云

變之巧、其治家極嚴有威、如嗃嗃之象、與人交洞開肺腑、無少藏匿、見人之善則曰爾若是善也得無福乎、見人不善、侃侃然語、不虞後患、雖在賓友親故之間方當從容游狎之際、小不合意輒峻語斥之拂衣裳起去、久則復歡如初、盖駸駸乎古之不念舊惡者矣其視人有患難、真如疾痛在己、力可援拯必使獲安乃已、周貧恤乏、咸出惻隱、雖至傾竭寡衣而缺食不吝也、乃年三十而卒、在王德九年月日、所配夫人陳氏時年二十八、號絶抱屍若不欲生、七日水漿不入

曰此葬皆無越禮公有遺田二頃積貲亦豐而諸孤方孩提宗人有利之者諷使再適不從撼之以凌侮不從則托以徭役賦稅日䁏月削亦不校也子旦長遣事塾師暮歸執業課之其於小學孝經論語諸書亦爲解其大義至以織紝纂組佯至夜分嘗歲饑饉視其倉囷囊稍喟然曰此禍本也悉揮散之而脾脫者止厥後家旣屢空公有遺馬無所于用或勸售諸乃對曰此吾夫子生時所愛者也吾可忍無蓋之義乎終不售甘於澹泊未嘗自烹魚牲食肉不過二三

筋居處整肅子孫服食語動稍非禮輒呰責之曾子孫相擊鼓戲曰鼓不亂聲門內寂如無人乃弘治庚戌子某以其情事聞于朝詔旌其閭所謂貞節者也蓋陳父從謙道大姓有學行而陳受性卽淑慎閑於姆教云歿年八十有八嗚呼陳與公壽之修短雖不等其德皆古之烈丈夫貞女行殊未可優劣也子男三覃旭昌昌孝行重於鄉為分宜縣尉介特不苟有漢孝廉方正之風人稱分宜公云孫男七沼湘畝何良賓與納同年進士為翰林編修忠信廣遠厲志于

道裨所貲益者多公父子玄積潛遺蓄極而發者其在斯乎辭曰

道不虛傳德有後光厥前不偉厥後焉藏譬彼流川泉深委長公之作止有烈其芳漢陳太丘晉王彥方懿厥休配孕此軻濛瑰瑰芝樹毓秀于良同不混俗異不貶方我友敬止爲我之明或晦于義或疑于行于厠斯別于方斯將公之休問不啻文章匪其積也行路是諒

明贈孺人林母李氏墓碑

樗夫婦
義有子
衆能若
晋姜擊
姒之風
乎存之

孺人李氏者閩一樗散人林先生世贈之配監察御
史錢之母也林先生名逵二兄璗璧咸登甲科位躋
方伯林先生鄉舉成化丙午以父母既封伯氏皆貴
乃同季兄址隱居養親矢絕榮利故一樗散人蓋自
道也孺人淑慧均淵學益姆氏既歸林先生克從其
高滋懋婦雅日非嬰疾必於雞鳴而興斂茲宮事曹
祖姑方氏祖姑宋氏姑宜人葉氏三世授受閫範不
忒是式閩女孺人思纘厥懿務昭其家林先生負氣
抗直嫉惡浮佻孺人淹濡陰鮮喪弟于易遭舅梅竹

翁及葉宜人度禮相助奠克殫心力林先生嘗曰使塗庶無罪悔於先人者李氏也二姒既從宦居葉宜人命顓丙政家衆千指居罔不悅考農課儒門無惰食若有名賓嘉客必　自洗腆以為林先生歡暇語諸子曰富不與仁遊貴不與賢交雖錦衣玉食由君子視之犬豕耳故諸子有過輙笞於中庭曰爾輩不見鼠僕乎其化為珪珩者皆玉人推琢之敎也尤虔恭先祀粢盛醴齊牲羞籩豆罔弗躬親他日有貸容納券盂林先生之故知也孺人曰妾聞德在拯舊富在

恤貧夫子少稱秉義今乃背之何居林先生為之愧悔棄券至其周于族貧不吝金穀無産者貸不婚者賙困于葬者太其先事啓處真匍匐救之也家有酒傭病乞歸里舟至中江而斃舟人返載入家時林先生方游藝京燕孺人召視其妻子厚與殯殮猶優恤數月過贈而返之則於其親戚可由知也予素不識御史山居時及今年如京每閱邸報見有御史疏多公忠凱切心思見其人乃今獲撰孺人之碑則御史消豈偶然然林先生之狀果非常於其室也孺人諱

璵字德圭贛州知府福唐倜菴公廷美配曾宜人者其父母也孺人生有男子五人長即御史連舉戊辰進士孺人生天順甲申十二月二十六日卒正德戊辰四月二十日壽若干歲巳葬于卒邑藍田之原矣至是林先生作蜕秋石室於歸義里柘岐山將改葬孺人焉而御史奉

天子命清戎山東例得還家將焚黄墓下悼痛榮養不逮乃欲載碑以歸曰此可以恔人心乎嗚呼御史痛矣遂為之辭曰族匪而築美雖世濟譬彼榮木豈

天兖無
壬而巳

不循柢鮑妻提甕歟母績旁。我觀根古，家起女良。檮
叟成隱，御史亶仕。匪貞匪慈，胡然如此。維天克明，維
地克平。日月運行，不離厥經。山深木茀，葉芊烏嘒。爾
德不那，福履胡備。江出岷山，其源如綸。群流附引，東
抵海門。吁嗟林俊，踊遺圭母。克敏克榮，實相檮父。行
道式瞻，閨女中賢。于範于模，室家千年。

廩膳生謝遴妻朱氏貞節墓碑

朱氏淮陽人朱璣之女。璣賈宿遷，因家其地，遂以貲
豪里人。謝遴時為學生，未弱冠，有材名。璣為朱相攸

文年少知以節哉善矣若有子無依養於以俟成立為足死則慷慨義則從容蓋其肝胆固如此

歸諸謝氏時達父志良已死母李撫達及弟逵以業學二子皆奮激向往逵未逮強年即晋廩膳而朱内勸陰相務必遠至他日達患暴疾朱左右就養衣不解帶日夜涕泣進湯必嘗進藥必嘗而身自水漿不啜私謂其母蔡曰夫若不虞必與同死慎勿或泄蔡以告李二母咸駭交口撫慰越二日達死朱潛引刀自裁頸血沾裳家人趨救得不即死於是諸姑伯姊百方開悟志不可奪自是口絶粒米杯水不進六日不死然朱與義女同卧起欲使視門自經而絶鄰里

逺近罔不嘆息時逹死在正德十六年正月二十日年三十二歲朱死在同月二十五日年纔二十八歲也嘉靖年月日邑尹平度崔侯邦具奏

上聞行勘既允獲兹旌表八年七月邑尹子友渭南李侯錦以其墓在馬陵山丘隴零亂不異常人乃竪碑表章告諸道路式穀士女是時逹弟逵已為大學生矣痛兹兄嫂思昭其烈乃具狀濟江問記是宜有辭曰

有烈謝朱受性伊良痛夫殞歿厥躬胡生七日不食

容儒者
佛偽作
金亦礪

杜門自經。予或逆。父。臣或逆。王。身為丈夫。不道。是明。
弱扎謝朱。厥志孔剛。細此生。死大。茲綱常。馬陵崒嵂。
崗崿與方。彼失節者。視爾膳喪。　我辭茲石。道跖永
望。

墓碣

冷水居士羅君墓碣

此耕田
而樂道
者聖賢
義理如

居士諱秉高。字仰之。姓羅氏。別號冷水居士。寶慶之
新化人也。生不識巧偽。日少言笑。隱鍊行業。兼覽墳
典。性惡醪醴。口無惡言。而又謙抑敦慤。接者輿敬。必

足而足安用務務見異求之於身固無有也此節千古幾人乎

事父母輒極誠允饌必甘旨開顏獻悅他日父疾在
視湯藥嘗而後進寢食咸廢疾既轉革驚惴無措醫
云其後甜苦可知劇瘥乃即竊嘗娣適外未卞見私
問知無瘳理相向痛泣父終悲動閭里殯歛葬祭一
執古昔之禮宗族稱孝焉他日之野見道傍遺金二
錠曰此不與收秪苦遺者持歸以俟日遺者至取而
還之面無德色其人感謝去若遇凍餒餘衣糒食務
使飽煖歲值荒歉縣令雷侯禮召勸衆以給冠服對
曰冠服非吾志賑濟實本心鄉黨稱爲居常躬行

勤儉以導子孫務農種穀雖古盡力畎畝者又何讓焉君子曰孝者所以忠君也廉者所以仁民也力田者所以務本也漢文帝嘗下孝廉力田詔至或賜帛數百匹其後官補四百石至光武遂以孝廉為尚書郎居士而際其時嘗與鮑宣王吉江革王烈輩後先矣初先羅皆世守耕讀邑稱硬頭羅氏至居士之父諱銓補邑庠生屢舉不偶隱居教授四方之士多從之厥配王氏是生居士然則居士其有所受乎居士配盧氏盧卒繼配蕭氏蕭卒繼配白氏子男二長秀

繼娶鄒氏次秀結娶譚氏女子子一嫁為邑人鄒旻妃妻皆盧出孫男子五人長愈嘉靖乙酉舉人歷事考功司數見其勤於禮而向於正則居士之道蓄而未發者其徐斯人乎次忠次思皆繼子次恩邑庠生次憲皆結子孫女子三人曾孫男九人居士生正統某年月日卒嘉靖六年丁亥六月十七日享年九十歲卒之十月三十日已葬於河圖山先塋至是愈請表諸墓辭曰素履癸葵直躬伊嘉行年九十古風寔多耄期稱道鬒髩未齒苟無深積其胡能遐展矣居

卓哉章也允光世道

其節如蒼松古栢其碣似堅云

敬签

士又奚愧耶

明旌表許傑妻章節婦碣

旌表章節婦者績溪許處士諱傑之妻國子生時潤之曾祖母也章氏年十九歳歸傑甫二年傑死生子本玉方閱歳煢煢抱玉立衣食恒缺短或忍餒以乳玉玉能食食口嚼肥中飯以哺玉舅姑憫其苦也欲更嫁他氏男章涕泗横流矢言曰百苦皆身所甘惟天不敢負若撫吾兒成以續吾夫子世死不恨可更嫁以為父母羞死辱於夫子生累於孤兒生不若死

之安也。嫁事請勿復言遂剪髮破其面瘡以示信乃
又服白山查根殞其斷齒絕膏沐不事日夜紡績携
孤兒呱呱在膝上所處閨閤嚴如法閫三尺童子不
能進閾雖同袍兄弟亦踈往来父母鄉黨咸稱貞烈
行年七十終始一節可對鬼神於是里老合狀呈縣
縣申兩巡按覈實復奏獲
聖旨旌表云王既長成立造閘許氏生子金孫時潤
不忘章苦恒喇喇對孫子說語至極處雙淚懸落口
哽咽不能言曰是吾許氏之有今日也故時潤自孩

濡闓受滌入肝肺、長益繹思旣樹門坊復欲鐫碣涇野子曰、碣不若時潤之為永也時潤而能体章之行記祖之言。為學。而能。堅其心。為官。而能。固其。義守。常。事。而不。改遇。變事。而。不。折。截其。清。風于章。有。烈。坊雖舊而節益光。碣雖泐而名不磨。不在時潤乎。時潤拜曰唯唯。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終